

亲密的“战友”

赵新新

那段时间，每次手机发下来，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四支队的战士喻求援总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新闻页面。疫情地图上，家乡那片区域颜色最深。“家里情况如何？姐姐在一线还好吗？”这些担忧不停地在他脑海里旋转。等待网络加载的几秒钟时间里，喻求援那早已攀上两坨“高原红”的脸，此刻显得越发焦躁。“如果可以，多希望自己能够代替姐姐去战斗。”想到这里，喻求援忍不住红了眼眶。

姐姐喻明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疫情发生后，她第一时间申请加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喻求援想给姐姐打个电话。可想到她前几次视频电话中睡眠不足、匆匆扒拉几口早已凉透的饭菜的样子，心中不忍，几番犹豫。

家中姐弟4人，三姐喻明英只比喻求援大2岁。因为年龄相近，从小喻求援和姐姐就“相爱相杀”，是长辈们口中“最亲密的敌人”。儿时，喻求援总是调皮捣蛋，和小伙伴打架，抄别人作业。姐姐发现后，就跑去找爸妈告状。受到责罚的喻求援便“心生不满”，没事儿老找姐姐的茬儿。

喻求援和姐姐读小学时，学校为了统一着装，建议大家买校服。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姐弟4人都在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120元钱一套的校服对于他们来说算是奢侈品。姐姐毫不犹豫地买校服的机会让给了喻求援。喻求援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和姐姐是“冤家对头”，那次，自己那颗争强好胜的心，仿佛瞬间柔软了。

读高中时，喻求援住校，经常提前花光了生活费，到周末放假的时候再向姐姐求助。“不要乱花钱，爸妈那么辛苦挣钱，一定要用在学习上……”喻求援至今记得，姐姐当年一边柔声教育自己，一边拿出自己省下的钱，帮他垫上回家的路费。

去年，喻求援第一次休假探亲。刚到家没多久，几年未见的姐姐，手里拎着喻求援爱吃的小龙虾也回来了。“医院旁边新开了家卖小龙虾的餐馆，味道不错，知道你爱吃，带回来给你尝尝。”没等喻求援反应过来，姐姐先开了口。后来，喻求援从父母那里得知，姐姐前一晚通宵夜班，下班后顾不上休息，直接从医院坐大巴赶回60公里外的家中，只为了早一点看到他。

如今，喻求援和姐姐早已不是当年那对经常“互掐”的姐弟。回望多年成长的路程，喻求援心中满是温暖。这个从小就知大体恤父母、守护自己的姐姐，已经成长为一抗一线的战斗战士，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更多家庭的责任。

喻求援拨通了电话，他还是想跟姐姐说几句鼓励和暖心的话，可是话到嘴边，却别扭地说不出。姐姐一下子就看穿了喻求援的心思，安慰道：“小弟，照顾好自己，做好本职工作，不用担心。如今，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物资都涌向了湖北，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我没事儿。”

通话时间很短。听完姐姐的话，喻求援的心似乎安定了下来。

再次走上哨位时，喻求援的腰板挺得更加笔直，眼神也更加坚定。这一次，他仿佛在陪着姐姐一起战斗。

家人

那年夏天，老邹躺在病房里，手紧紧地攥着白床单。最终，心电图还是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绿线，警报声在病房里回荡。后来，当树荫下的象棋桌前，再也没有人陪我下象棋时，我才真切地感觉到，他已离我远去。

因为父母在我2岁时便去了外地工作，所以我的童年里都是老邹的影子。记忆中的老邹，总是把家里的牙膏牙刷朝同一个方向摆好，被子叠成豆腐块。他加班再晚，也要六点半起床。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对我也是如此。从上小学开始，我一赖床，他就抓着我一只脚把我倒提起来穿衣服。他不允许我的被子摊在床上，哪怕叠不成豆腐块，也要尽可能整整齐齐。这些儿时我埋怨他的小事，后来点点滴滴成为我的习惯。他离开后，我做得越认真，便愈发地想念他。

老邹给我定过两条“铁律”，一是不准干坏事，二是不能浪费。他罚我跪过一次，原因是我从他口袋里偷一元钱买了糖。他骂过我一次，因为我吃不完的小笼包扔在路边。每次吃完碗，他的碗都特别好洗，因为他把碗里剩下的米粒和油兑着白开水喝了。我觉得他太“抠门”了，但他严厉地说：“不能浪费”。后来我才知道，我花一元钱能买两个的小笼包，是老邹儿时做梦都想吃的东西。

山海相遇

邹建文

老邹16岁的时候，家乡荆州遇上自然灾害，地里能长出来的只有红薯。山里的野猪还时常出没，拱村里的红薯地。为此，县里专门组织民兵去打野猪。已是民兵的老邹，用断了一根肋骨的代价扑倒了一只。因为护粮有功，在伤愈3年后，他戴上了大红花，在村里人簇拥下，踏上军列。后来，我问他为啥那么拼，他对我说：“地里种的不是粮食，是乡亲们的命！”

老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加汽车才到达军营，一路上吐得苦胆汁都出来了。海风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老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防兵。老邹是个内陆娃子，来到部队，最让他痛苦的就是学游泳。去海里游一遭，老邹就能省一顿晚饭。走到饭堂的他，仿佛满肚子里都是海水在晃荡，渴得他只想喝水。也是从那时起，老邹连吃饭都改了口味。我以前不怎么爱吃老邹做的饭，因为味道太淡了。我总觉得是他太抠门，舍不得放盐。他便开玩笑地说：“当兵那几年，我把这辈子的盐都吃完了。”

沿海太阳很毒，老邹先是被晒得满脸通红，酷似关公，之后便开始脱皮，接着又长，长了又脱。慢慢地，他变得越来越黑，双手也跟沙滩上的海盐一样粗糙。几年以后，再回家探亲时，据说乡亲们差点没认出来。但不管条件多艰苦，老邹都坚守在海防一线。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次配合海关打击走私的任务中，老邹所在的快艇被撞翻。那一夜，浑身湿透的

老邹，又上了另一艘快艇，顶着海风与走私船追逐了一夜。任务结束后，高烧不退的他足足卧床半个月才起来。时光转瞬即逝，家中的父亲病重，老邹不得不脱下穿了多年的军装。老邹脱下军装，像撕掉了身上的一层皮，疼得他撕心裂肺。回到家乡后，老邹在老家的化工厂里当了一名生产科科员。尽管离开了部队，他还是保持着军人的“直性子”，遇到不平，仗义执言，维护大家的利益。家人希望他变得圆滑一些，他却说：“当兵的就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后来，他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军营，但我老爸年轻时生过一场大病，体检没能合格，他便把希望放在了我身上。

晚年的老邹没啥爱好，就爱下两盘象棋。可他偏偏是臭棋篓子的水平，小区里能输给他的老人着实不多。他便培养我下棋。因为只有我能和他下得“难舍难分、各有胜负”。和我下棋时，他喜欢给我讲他的军旅故事，讲到慷慨激昂处，唾沫星子常喷我自脸。长时间下来，我也有了“唾面自干”的本事。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33万荆州人要在20个小时内转移。这一年，老邹52岁。当时，全家人的工资加起来一共450元。当在镇政府听到退伍老兵集合的消息时，老邹给全家留了50元的馒头咸菜钱，便去了公安县里。当时，老邹几次请求去江堤上战斗。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了，县里便安排他协助乡亲们撤离。为了

能让后边的乡亲们看准路，老邹便举着一面红旗走在前头，这让他感到无限自豪。离开部队20多年后，他终于又成为了扛旗人。

家里人对此没少担心，说他老都老了，还跑去操年轻人的心。我也无法理解他。后来下棋时，我问他：“为什么要去？”老邹说：“我不是个老人，我是个退伍军人。家乡遭了灾，当过兵的就该跟当兵的一起，站在第一线。等我老得干不动了，站在那儿的就应该是你了。”在那个树荫下的棋桌前，望着已经有了不少白发的他，我在心里暗暗点了点头。

老邹以前常说，他这辈子守过祖国的海，我最好能守过祖国的山，这样，一家子守卫祖国山海就圆满了。但他终究还是没能看到我穿上军装的样子。他生了重病，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和以往一样，觉得小病可以硬扛，但当他进入医院时，就直接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在病房外看着全身插满管子的他，手足无措。那一天，病房警报声响起时，我多希望他能挺过去，但他终究还是永远离开了。

大三那年，追随着老邹的足迹，我也穿上军装，来到边疆，成为一名边防兵。巡逻到界碑，五星红旗在我手中展开。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巅，我想，这应该是离天很近的地方了吧。老邹，我的爷爷，你看到了吗？曾经你守护过祖国的海，如今，我终于也站在了祖国的边疆……

故园槐花雨

王明洪

母亲对槐花情有独钟。每年槐花刚冒出头，她就开始惦记着：“过几天，一定要采些，做槐花丸子。到时候，给隔壁李奶奶家、前院的王伯伯家送些……”

四月，一阵阵风拂过，朵朵槐花如白色的花雨，纷纷飘落，空气中都是槐花的清香。小时候，每当这个季节起风时，我都爱站在院里的槐树下，任凭槐花落在自己头上、头发上，让它们肆意地“亲吻”我。母亲这时多半是闲不住的。她找来一根长竹竿，猛地抽打树上的串串槐花，顿时雨霖霖。待槐花如积雪般落了一地，她会蹲在树下，精心挑选上好的槐花，投入水中细细清洗。我搬来小板凳，静静在旁边坐着，时不时捏几粒花蕊放进嘴里，舌尖甜丝丝的。

洗净后，母亲将槐花控去大部分水分，盛放在柳条编制的簸箕里，置于向阳处。待风干后，她将一半的面粉和一半的槐花，以及适量的葱末和盐，均匀搅拌。最后一道工序，过油煎炸。热气腾腾的槐花丸子一出锅，我便不顾母亲的骂骂，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放在嘴里尝尝。顿时，滚烫且略带清香的味道，传遍整个味蕾。那种美味，沉醉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的槐树已有碗口粗细，郁郁葱葱，在一早一晚的斜阳里抖动着欢快的叶子。闲暇之余，我喜欢伏在窗台望着这株槐树，看它洁白湿润的花朵，从嫩绿的小芽儿开始，越来越饱满，再到慢慢地绽放，最后成为美丽的槐花。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此后，姐姐也远嫁他乡。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电话里，母亲常会问：“你何时回来呀，门前的槐花快要开了。”后来有一年，我在某地读军校。一个同村的人，路过我的学校，将一个用层层牛皮纸卷着的包裹递给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母亲托他送来的槐花丸子。我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分食，熟悉的味道让我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漫天的槐花下，母亲蹲在地上收拾槐花的场景。

前些年，家乡房屋改造，有的邻居砍掉了自家院子里的树。母亲淡淡地说：“咱家的槐树还是留着吧，好歹有个念想！”

近几年，我家搬迁，老房子拆除，槐树也不得不砍掉。休假回去，我一个人站在老屋旧址，心里有些失落。没有槐树的院落，空荡荡的，有些荒凉。

故园不老，家园依旧。我渐渐明白，那些随风而逝的往事、记忆里的槐花雨，温暖了我的梦想，铺垫了我的情愫。它们如灿烂明媚的暖阳，让我的生命变得丰盈充实，不再害怕前路的风雨和坎坷。

家庭秀

驾着秋千/我要带上绿色军营梦想/朝天空飞去/与树上的小鸟相见

闫鸿浩 配文

3月28日，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排长吴刚雷，利用周末与来队探亲的妻子龙娜，陪女儿龙沐瑶荡秋千。一家三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李仁锡摄



红娘

杨李艳

两情相悦

2015年8月的一天下午，临近下班的我，还在闷热得发烫的办公室与财务室之间忙得不可开交。此时，手机弹出了老同学的信息：“丫头，我把你微信给了我的一作者，你们柳州某部队的，有合适的同学你给介绍介绍。”

之后，“柳州某部队”那位兄弟加了我微信，我便也把我身边尚未“名花有主”的3位同学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心中暗想：“这也是美事一桩。这么多资源，我就不信撮合不成一对。”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几次聊天下来，我发现那位兄弟性格直率，为人坦诚，唯一的缺点是，有时候喜欢摆出一副自恋的样子，凸显自己的幽默风趣。为了尽好红娘的“职责”，他

露出自恋的苗头，我便立刻使出浑身解数损他，任那生动形象的“砖头”表情满屏乱飞。当然，他也不甘示弱，琳琅满目的“炸弹”“锤子”表情接连不断。相处时间久了，这位兄弟还毫不怜香惜玉地给我取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外号，给我这个私底下文静的女孩子扣上了一顶顶诸如“杨大侠”“杨老板”“砖头妹”等粗犷的帽子。于是，我那不服输的劲儿如洪水般暴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那位兄弟被我调侃得“体无完肤”。当然，闲聊中我想得更多的是尽快趁机会撮合一对，等完成了红娘任务，找老同学炫耀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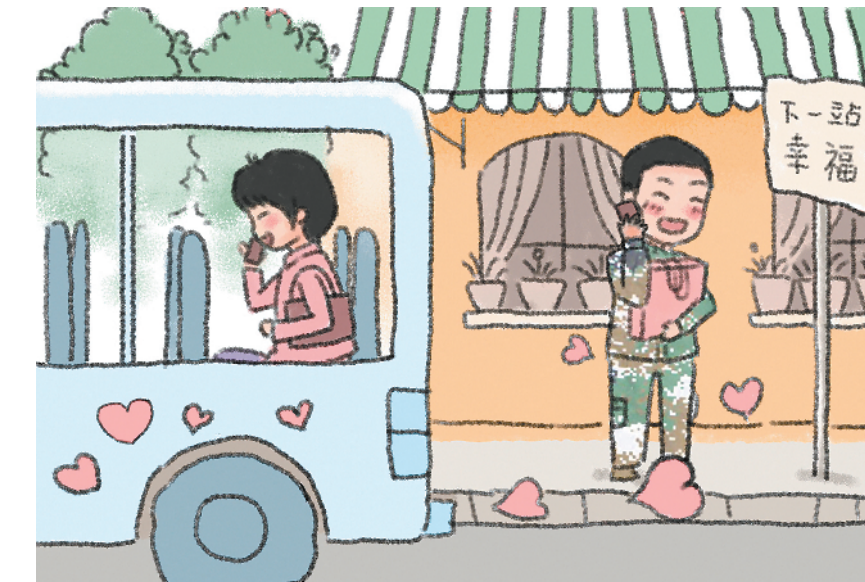
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见3位朋友和那位兄弟有凑成一对的趋势，联系也慢慢少了。再后来，各自干脆静悄悄地“躺”了彼此的好友分组里。我和那位兄弟却依然没有忘记互损对方，经常隔着手机屏幕“斗智斗勇”。这似乎也逐渐变成了彼此的一种习惯。

一天，那位兄弟突然问我：“你也老大不小了还单着，为啥不考虑一下自己？”他这一问，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因为大学毕业不久，工作才稳定下来，我确实没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毫不犹豫地回复了4个字：先人后己。

国庆放假回柳州，我应那位兄弟的“要求”，带来了凉薯和板栗等家乡特产。那天，我在未告知他的情况下，将东西偷偷放在了他们单位附近的公交车站门卫室里，并在坐上公交车离开后，拨通了他的手机。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语音通话，隔着电话，能感觉到俩人稍带羞涩的颤音。在得知我将东西送过去却因不想见面而匆忙离开后，我那“杨大侠”的名号又被他硬生生地拎了出来。那位兄弟特地

去发了一条图文状态：“感谢杨大侠送吃的，人都没见到，溜得可真快……肯定是跑去找砖头了。”

那天，天朗气清，桂花香还萦绕身旁。自此，我们的缘分似乎开始悄悄滋长。



梅子绘

为了纪念那个特殊的日子，当天晚上我俩去电影院观看了当时最火的电影《战狼2》。观影过程中，他沉浸于血腥、拼搏、正义、坚韧、英勇的战狼精神中，而我因场面激烈壮观，把他的胳膊拍出了指甲印。他笑着摸摸我的头说：“要的就是这种狼劲儿。”我会心地点点头。

故事从此又有了续集，而一切未完待续……

故事从此又有了续集，而一切未完待续……